

SANMAO ZUOPINXUAN

·台湾文学丛书·

三毛作品选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毛作品选

·台湾文学丛书·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毛作品选

台湾文学作品丛书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1.375印张 2插页 270千字

1986年4月新第1版

1986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101—62,250

书号: 10368·166

定价: 2.15元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对了解台湾文学的迫切需要，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台湾文学丛书”。

二、凡是台湾文坛上有影响，并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宿将和新秀，他们的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均列入本丛书的出版计划。

三、本丛书将依据编辑力量、印刷等方面条件，分期分批出版；丛书出版的顺序，主要根据我们掌握资料的情况而定。

四、本集材料提供者：马来西亚籍华人张剑平小姐，现年25岁，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学习。选编者：张默芸。责任编辑：林承璜。

目 录

惑	(1)
异国之恋	(6)
雨季不再来	(11)
西风不识相	(21)
亲不亲，故乡人	(39)
平沙漠漠夜带刀	(51)
收魂记	(63)
沙漠观浴记	(73)
白手成家	(82)
沙漠中的饭店	(115)
娃娃新娘	(120)
结婚记	(127)
一个陌生人的死	(136)
这样的人生	(149)
士为知己者死	(159)
巨人	(170)
哭泣的骆驼	(179)
哑奴	(219)
逍遥七岛游	(236)
梦里花落知多少	(260)
背影	(276)
似曾相识燕归来	(286)

爱的寻求.....	(303)
石头记.....	(314)
回娘家.....	(327)
美妮表妹.....	(333)
朝阳为谁.....	(339)
台湾女作家三毛创作简论.....	张默芸(350)

惑

黄昏，落雾了，沉沉的，沉沉的雾。

窗外，电线杆上挂着一个断线的风筝，一阵小风吹过，它就荡来荡去，在迷离的雾里，一只风筝静静地荡来荡去。天黑了，路灯开始发光，浓得化不开的黄光。雾，它们沉沉地落下来，灯光在雾里朦胧……

天黑了。我蜷缩在床角，天黑了，天黑了，我不敢开灯，我要藏在黑暗里。是了，我是在逃避，在逃避什么呢？风吹进来，带来了一阵凉意，那个歌声，那个飘渺的歌声，又来了，又来了，“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挥着双手想拂去那歌声，它却一再地飘进来，飘进我的房间，它们充满我，充满我……来了，终于来了。我害怕，害怕极了，我跳起来，奔到妈妈的房里，我发疯似地抓着妈妈，“妈妈！告诉我！告诉我，我不是珍妮，我不是珍妮……我不是她……我不是她，真的，真的……”

已经好多天，好多天了，我迷失在这幻觉里。

“珍妮的画像”，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片子，这些年来从没有再清楚地记忆过它，偶尔跟一些朋友谈起时，也觉得那是一部好片子，有一个很美，很凄艳，很有气氛的故事。

大约在一年前，堂哥打电话给我，说是听到“珍妮的画像”要重演的消息。我说，那是一部好片子，不过我不记得什么了，他随口在电话里哼出了那首珍妮常唱的小歌——“我从那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

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

握着听筒，我着魔似地喊了起来，“这曲调，这曲调……我认识它……我听过，真的听过。不，不是因为电影的缘故，好象在很久，以前不知道在什么世界里……我有那么一段被封闭了的记忆，哥哥！我不是骗你，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风啊！海啊！那些飘渺，阴郁的歌声……不要逼着问我，哥哥，我说不来，只是那首歌，那首歌……”

那夜，我病了，病中我发着高烧，珍妮的歌声象潮水似地涌上来，涌上来。它们渗透全身，我被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强烈地笼罩着，这是了！这是了！我追求的世界，我乡愁的根源。

从那次病复元后，我静养了好一阵，医生尽量让我睡眠，不给我时间思想，不给我些微的刺激，慢慢地，表面上我平静下来了。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也不经妈妈的同意，我提了画具就想跑出去写生，妈听到声音追了出来，她拉住我的衣服哀求似地说：“妹妹，你身体还没好，不要出去吹风，听话！进去吧！来，听话……”忽然，也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我拚命捶着大门，发疯似地大喊：“不要管我，让我去……让我去……讨厌……讨厌你们……”我心里很闷，闷得要爆炸了。我闷，我闷……提着画箱，我一阵风似地跑出家门。

坐在田埂上，放好了画架。极目四望，四周除了一片茫茫的稻田和远山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风越吹越大，我感觉很冷，翻起了夹克的领子也觉得无济于事。我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任性和孟浪起来。面对着空白的画布我画不出一笔东西来，只呆呆地坐着，听着四周的风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风声渐渐地微弱了，在那个之间却围绕着一片寂静，慢慢地，远处象是有一种代替风声的音乐一阵阵地飘过来，那声音随着起伏的麦浪一阵一阵地逼进了……终于它们包围了我，它们在我耳旁唱着“我

从何处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

我跳了起来，呆呆地立着，极度的恐慌使我几乎陷于麻木；之后，我冲翻了画架，我不能自主地在田野里狂奔起来。哦，珍妮来了！珍妮来了！我奔着，奔着，我奔进了那个被封闭了的世界里。四周一片黑暗，除了珍妮阴郁、伤感、不带人气的声音之外，什么都没有，空无所有。我空无所有了，我张开手臂向着天空乱抓，我向前奔着。四周一片黑暗，我要找寻，我找寻一样不曾失落的东西，我找寻……一片黑暗，万有都不存在了，除了珍妮，珍妮……我无止尽地奔着……

当夜，我被一个农人送回家，他在田野的小沟里发现我。家里正在焦急我的不归，妈看见我的样子心痛得哭了，她抱住我说：“孩子，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默默地望着她，哦！妈妈，我不过是在寻找，在寻找……

迷迷糊糊地病了一个星期后，我吵着要起床。医生、爸、妈联合起来跟我约法三章，只许我在房中画静物，看书，听唱片，再不许漫山遍野地去瞎跑。他们告诉我，我病了，（我病了？）以后不许想太多，不许看太多，不许任性，不许生气，不许无缘无故地哭，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太多的不许……

在家闷了快一个月了，我只出门过一次，那天妈妈带我去台大医院，她说有一个好医生能治我的病。我们走着，走着，到了精神科的门口我才吃惊地停住了脚步，那么……我？……妈妈退出去了，只留下医生和我，他试着象一个朋友似地问我：“你——画画？”我点了点头，只觉得对这个故作同情状的医生厌恶万分——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他又象是个行家的样子笑着问我：“你，画不画那种……啊！叫什么……看不懂的……印象派？”我简直不能忍耐了，我站起来不耐烦地对他说：“印象派是十九世纪的一个派别，跟现在的抽象派没有关系，你不懂这些就

别来医我，还有，我还没有死，不要用这种眼光看我。”珍妮跟我的关系不是病，不是病，我明白的，我确实明白的，我只是体质虚弱，我没有病。

珍妮仍是时时刻刻来找我，在夜深人静时，在落雨的傍晚，在昏暗的黎明，在闷郁的中午……她说来便来了，带着她的歌及她特有的气息。一次又一次我跌落在那个虚无的世界里，在里面喘息，奔跑，找寻……找寻……奔跑……醒来汗流满面，疲倦欲绝。我一样地在珍妮的歌声里迷失，我感到失落的狂乱，我感到被消失的痛苦，虽然如此，我却从那一刹那的感觉里会体会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快乐，一种极端矛盾的伤感。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沉醉在那个世界里不能自拔，虽然我害怕，我矛盾，而我却诉说不出对那种快感的依恋。夜以继日的，我逃避，我也寻找，我知道我已经跟珍妮合而为一了，我知道，我确实知道。“珍妮！珍妮！”我轻喊着，我们合而为一了。

照例，每星期二、五是我打针的日子，晚上，我拿了针药，关照了家里一声就去找那个从小就照顾我的医生——张伯伯。张伯伯关切地注视我，他说：“妹妹，你又瘦了！”我就象犯罪被揭穿了似地恐慌起来——我做错了什么呢？——我低下头嗫嚅地说：“张伯伯，我失眠，你知道，我经常睡不着，安眠药没有用——”他抬起我的下巴，轻柔，却是肯定的说：“你不快乐，为什么？”

“我不快乐？是吗？张伯伯，您弄错了，我快乐，我快乐……真的……我不快乐真是笑话了。珍妮来了，你知道，珍妮来了，我满足，我满足……虽然我不停地在那儿跑啊！跑啊！但我满足……真的……痛苦吗？有一点，……那不是很好？我——哦！天啊，你不要这样看我啊！张伯伯，我真的没病，我很好……”

很好……”

我发觉我在歇斯底里地说个不停，并且泪流满面，我抑制不住自己，我不能停止地说下去。张伯伯默默地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一路上他象催眠似的说：“妹妹，你病了，你病了，没有珍妮，没有什么珍妮，你要安静，安静，……你病了……”

打针，吃药，心理治疗，镇静剂，过多的疼爱都没有用，珍妮仍活在我的里面。我感觉到珍妮不但占有我，并且在感觉上已快要取而代之了，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消失的，消失得无影无踪。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不复存在了，我会消失……

三番两次，我挣扎着说，珍妮！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她不回答我，只用她那飘渺空洞的声音向我唱着：“我从那里来，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

唉！珍妮！我来了，我来就你。于是珍妮象一阵风似地扑向我，我也又一次毫无抵抗地被吸到她的世界里去，那个凄迷，空无一物的世界里。我又在狂跑……寻找……依恋着那颓废自虐的满足而不能自拔。

“我来自何方，没有人知道……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风呼呼地吹……海哗哗地流……我去的地方，人人都要去……”珍妮！珍妮！我来了，我来就你……

——原载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现代文学十五期——

异 国 之 恋

生命有如渡过一重大海，我们相遇在这同一的狭船里。

死时，我们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

——泰戈尔

她坐在拉丁区的一家小咖啡室里望着窗外出神，风吹扫着人行道上的落叶，秋天来了。

来法国快两年了，这是她的第二个秋，她奇怪为什么今天那些风，那些落叶会叫人看了忍不住落泪，会叫人忍不住想家，想母亲，想两年前松山机场的分离，想父亲那语不成声的叮咛……她仿佛又听见自己在低低地说：“爸、妈，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就象千百次她早晨上学离家时说的一样，走了，走了……哦！妈妈……她靠在椅背上，眼泪不听话地滴下来。她打开皮包找手帕，她不喜欢自己常常哭，因为她害怕自己一哭就要哭个不停了。今天怎么搞的，特别难过。她低下头燃了一支烟，她有些埋怨自己起来。

她记得半年前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她记得她曾说：“妈妈，我抽烟了，妈妈，先不要怪我。我不是坏女孩子，我只是……有时我觉得寂寞得难受。小梅住得远，不常见面。这儿，大家都在为生活愁苦……不要再劝我回去，没有用的，虽然在这儿精神上苦闷，但我喜爱飘泊……”她奇怪在国内时她最讨厌看女人抽烟。她狠狠地吸了一口。

咖啡凉了，她预备回去，回她那间用廿元美金租来的小阁楼兼画室。

抬头望了望窗外，黄昏了。忽然她，发觉在窗外有一个陌生的中国青年向她注视着，并且似乎站了很久了。她迷乱地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开始招呼他。这儿中国人太少，除非存心去找人，要不然一个星期也碰不到一个，再不然就是那批说青田话，开餐馆的华侨。他从外面推门进来了。

“坐吧！”她指着对面的椅子低哑地说着。他们没有交谈，只沉默地互相注视着，她觉得有些窘，下意识地拿出了一支烟，自己点了火。

“抽烟？”他摇了摇头。

小店的胖老板亲自端来了一杯咖啡，朝她扮了个鬼脸，大概是替她高兴吧！这个每天来喝咖啡的苍白寂寞的中国女孩子找到朋友了。她觉得有些滑稽，只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就使我那么快乐了吗？她再看了他一眼，他象是个够深刻的男孩。

“我在窗外看了你很久，你心烦？”他终于开口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有些想家。”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转过脸去，望着窗外，她害怕人家看透她。

“你从台湾来？”他问。

“台湾。”她缓缓地，清清楚楚地回答他。他象是松了口气似地倒在椅背上。

“你住过台北没有？你知道，我家在那儿。”她掠了掠头发，不知应该再说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却注视着她掠头发的动作。

“你来巴黎多久？”

“两年不到。”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画画。”

“生活还好？”

“我来时带了些钱，并且，偶尔我可以卖掉一张小画……”
他沉默了好久，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当我在窗外看到你，第一眼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她装着没听见他的问话，俯下身去拨动烟灰缸。

“刚才我问你曾在台北住过？”

“是，我一直住在那儿，我是海员，明年春天我跟船回去。
台北有我的母亲、妹妹……”他的声音低哑起来：“我们的职业
就是那么漂泊，今天在这儿，明天又不知飘到那里了……”他自
嘲地笑了笑，眼光里流露出一股抑制不住的寂寞。

“招商局的船极少极少开到这儿。”她说。

“不是招商局的，我们挂巴拿马的旗子。”

“什么时候开船？”

“昨天来的，后天清早开中东。”

后天，后天。她喃喃地念着，一下子觉得她对现在的一切留
念起来。她忽然想冲动地对他说，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即使不
为我，也为了巴黎……多留几天吧！然而，她什么都没有说，他
们不过是两个天涯游子偶尔相遇而已。他们只是互相连姓名都不
知道的陌生人。她把两杯咖啡的钱留在桌上，站起身来，象背书
似地对他说：

“很高兴今天能遇见你，天晚了，我要回去……”一口气说
完了，她象逃似地跑了出去。她真恨自己，她知道她在这儿寂
寞，她需要朋友，她需要快乐。她不能老是这样流泪想家……他
象是一个好男孩子，她恨自己，为什么逃避呢？为什么不试一试
呢？我求什么呢？踉跄地跑上楼梯，到了房里，她伏在床上放声
大哭起来。她觉得她真是寂寞，真是非常非常寂寞……几个月来
拚命抑制自我的那座堤防完全崩溃了。

第二天早晨，她没有去史教授的画室，她披了一件风衣在巴

黎清冷的街心上独步着，她走到那家咖啡室的门口，老板正把店门拉开不久，她下意识地推门进去。

中午十一时，她仍坐在那儿，咖啡早凉了，烟灰散落了一桌。睡眠不足的眼睛在青烟里沉沉地静止着。她咀嚼着泰戈尔的一首诗：“因为爱的赠遣是羞怯的，它说不出名字来，它掠过阴翳把片片欢乐铺展在尘埃上，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捕捉它，否则永远失却——他不会再来了，昨天，他不过是路过，不会再来了……

她奇怪昨夜她会那么哭啊哭的，今天情绪低落反而不想哭了。她只想抽抽烟，坐坐，看看窗外的落叶，枯枝……忽然，她从玻璃反光上看到咖啡室的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进来，他穿了一件翻起衣领的风衣。他走过来，站在她身后，把手按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回头，只轻轻地颤抖一下，用低哑的声音说：“坐吧！”就象昨天开始时一样，他们互相凝视着说不出话来，他们奇怪会在这样一个奇异、遥远的地方相遇。他伸过手臂轻轻拿走了她的烟：

“不要再抽了，我要你真真实实地活着。”

他们互相依偎着，默默地离开那儿。

那是短暂的一天，他们没有赶命似地去看那铁塔、罗浮宫、凯旋门，他们只坐在河畔的石椅上紧紧地依偎着，望着塞纳河的流水出神。

“今天几号了？”她问。

“二十七，怎么？”

“没什么，再过三天我就满廿二岁了。”路旁有个花摊，他走过去买了一小束淡紫色的雏菊。

“Happy Birthday!”他动情地说。她接过来，点点头，忽然一阵鼻酸，眼泪滴落在花上……黄昏了，他们开始不安，他

们的时间不多了。他拉起她的手，把脸伏在她的手背上，他红着眼睛喃喃地说着：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不要，不要……”

夜深了，她知道时候到了，她必须回去；而他，明早又四处飘泊去了。她把花轻轻地丢在河里，流水很快地带走了它。

于是，一切都过去了，明天各人又各奔前程。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要过去，象那些花，那些流水……

我亲爱的朋友，若是在那天夜里你经过巴黎拉丁区的一座小楼前，你会看见，一对青年恋人在那么忧伤忘情地吻着，拥抱着，就好象明天他们不会再见了一样。

其实，事实也是如此。

——原载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中央副刊——

雨季不再来

这已不知是第几日了，我总在落着雨的早晨醒来。窗外照例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没有黎明时的曙光，没有风，没有鸟叫。后院的小树都很寥寂地静立在雨中，无论从那一个窗口望出去，总有雨水在冲流着。除了雨水之外，听不见其他的声音，在这时分里，一切全是静止的。

我胡乱地穿着衣服，想到今日的考试，想到心中挂念着的培，心情就又无端地沉落下去，而对这样的季候也无心再去咒诅它了。

昨晚房中的台灯坏了，就以此为藉口，故意早早睡去，连笔记都不想碰一下，更不要说那一本本原文书了。当时客厅的电视正在上演着西部片，黑暗中，我躺在床上偶尔会有音乐、对白和枪声传来，觉得有一丝朦胧的快乐。在那时考试就变得极不重要，觉得那是不会有的事，明天也是不会来的，我将永远躺在这黑暗里，而培明日会不会去找我也不是问题了。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白就会好了，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在冲乱着我们的心绪罢了。

每次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总喜欢仔细地去看看自己，浴室镜子里的我是一个陌生人，~~那是个奇异的~~时分。我的心境在刚刚醒来的时候是不设防的，~~镜中的自己也是不设防的~~，我喜欢一面将手浸在水里，一面凝望着自己，奇怪地竟声叫着我的名字——今日镜中的不是我，~~那是个满面渴望想着培的~~女孩。我凝望着自己，追念着培的眼睛——我常常不能抗拒地~~住~~留在那时分里，直到我